

# 人性的因素

〔英〕格雷厄姆·格林著

尚明 张林译

群众出版社

# 人性的因素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尚明 张林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 人性的因素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35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01—200,000册 定价：0.87元

## 译 者 的 话

《人性的因素》是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1978年出版的重要作品。据统计，到1980年出版《日内瓦的费舍尔博士或炸弹宴会》一书为止，格林总共写了38本书，其中包括20多本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游记、随笔等。他的书被译成20余种文字，发行数已超过2000万册。

格林于1904年出生在一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格林和两个弟兄都是出名人物：弟兄中一个是爵士，曾任英国广播公司董事；另一个是英国医学界的名人；格林本人被公认为英国当代的小说大师。

在格林的作品中，涉及间谍活动的占相当的数量。这跟他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著名的两面间谍（隐藏在英国情报局里的苏联间谍）金姆·菲尔比的手下从事过谍报工作有关系。格林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一种间谍小说流派的开拓者。这个流派把间谍小说作为相当严肃的文学作品去写，书中的主角不是象伊恩·弗莱明小说中的詹姆斯·邦德007那样挥金如土、艳遇频仍、经历奇幻，但结局又一定是化险为夷，无往不胜的虚无的英雄人物，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普通人：徬徨，茫然，不知所从，有着自己的苦闷和弱点，其间谍活动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格林的间谍小说富有人情味，《人性的因素》就是体现格林写作思想的代表作品。书中叙述了英国情报人员卡斯尔在南非工作时爱上了黑人女子萨拉，因而受到南非保安局的

迫害，在苏联间谍卡森的帮助下，他俩逃离了非洲。卡斯尔为报答救助之恩，同意向苏联提供有关非洲的情报，以为这样做会有利于南非黑人的解放，结果被英国情报机关察觉，他的朋友戴维斯因而丧命，他本人也日益陷入困境，最后妻离子散，只身逃往莫斯科。他成了国际间谍角逐的牺牲品，理想、憧憬、幸福，到头来全都成为泡影。作者在书中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挖掘了他身上“人性的因素”，跟外国间谍机关的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和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目前，七十六岁的格林还在以每天 200 字的速度继续从事写作。可以预见，这位从事文学活动已经 50 多年的老作家的一些优秀作品，将会陆续介绍到我国来。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卡斯尔自从三十年前作为一名年轻的新手加入英国情报机构以来，总是到离他的办公室不远的圣·詹姆斯大街后面的一家酒馆用午餐。如果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就会说那家酒馆的香肠质量特别好。他也许更喜欢瓦特尼酒馆里的另一种苦啤酒，但是，对他来说，优质的香肠比苦啤酒更为重要。他随时都准备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作出恰当的解释，即使对一个最平常的举动也是这样。此外，他总是极严格地遵守时间。

所以，钟敲一点时，他就准备好离开办公室。他的助手阿瑟·戴维斯在十二点准时去吃午饭，按理说，一小时以后他就该回来接替卡斯尔，但实际上常常不是这样。不言而喻，如果有紧急电报，戴维斯或者卡斯尔必须亲自在办公室里。可是，他们俩都很清楚，他们那个科从来没有真正紧急的事。他俩所负责的东非和南非的各个地区与英国的时差是相当大的——即使约翰内斯堡<sup>①</sup>与英国的时差也超过一

---

<sup>①</sup>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南非的一个城市。——译注

小时，所以部外的人对于电报的传递是否误时是毫不在意的，因为——戴维斯常常这样说——不管中国或俄国从亚的斯亚贝巴到科纳克里可能建立多少大使馆，也不管有多少古巴人在非洲登陆，世界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他俩负责的非洲大陆。卡斯尔给戴维斯写了个便笺：“如果扎伊尔方面给172号复电，请把电文的副本送交财政部和外交部。”他看了一下表，戴维斯已经晚了十分钟。

卡斯尔开始收拾他的公文包——把一张便条放进包里，条上写着他妻子要他在杰米大街乳酪食品店买的东西，还写着给他儿子买的礼物——两盒马尔蒂斯糖<sup>①</sup>，因为这天早上他对儿子发了点脾气。随后，他又把《克莱丽莎·哈娄》<sup>②</sup>这本书放进公文包里，这本书他从未读到第一卷的第七十九章。一听到关电梯门的声音和戴维斯踏进走廊的脚步声，卡斯尔就立刻走出办公室。他的午饭时间已经少了十一分钟，与戴维斯不一样，他总是准时回来的，这是老年人的一种美德。

戴维斯是个性情古怪的人。他这种性格在这种静穆而严肃的机关里显得更为突出。现在他正从白色走廊的另一头走过来。看他那一身装束，颇象是刚刚骑马到乡间度完周末回来，或者刚从赛马场回来。只见他穿着一件纯绿色粗花呢运动夹克，还把带绯红斑点的手帕故意露出胸前口袋外边——他可能是让赛马场的赌金计算器给迷住了。但是，他象个整

---

①马尔蒂斯糖 (Maltesers)：一种糖果类食品。——译注

②《克莱丽莎·哈娄》(Clarissa Harlowe)，系英国著名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 (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的作品。——译注

脚的演员，越是想演得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时，却往往演得走了样。如果在伦敦他看上去象个乡巴佬，而当他到乡下去看望卡斯尔时，那里的人却一看就知道他是从城里来的游客。

“和往常一样，非常准时。”戴维斯带着一种惯常的内疚的样子笑着说。

“我的表常常有点快，”卡斯尔说，对他未明显表达出来的批评表示歉意，“这可能是因为我太心急的缘故吧。”

“干吗？又去搞情报走私活动吗？”戴维斯一边说，一边开玩笑地假装要抢卡斯尔的公文包。他嗜好喝葡萄酒，嘴里散发出一股甜酒味。

“噢，我把那些绝密材料全部给你留下来了，你一定能向你的秘密联系人卖到好价钱。”

“谢谢您，那肯定没问题。”

“再说，你是个单身汉，你比结婚的人需要更多的钱，我只需要摊一半生活费用……”

“是啊！但是您只能吃到糟糕的残羹剩饭，”戴维斯说，“什么用带骨肉重新做的马铃薯馅饼呀，令人可疑的肉丸呀。一个结了婚的人甚至连好的葡萄酒也喝不起，这值得吗？”戴维斯说后就走进办公室给辛西娅打电话。他追求辛西娅已经两年了，可是这位陆军少将的女儿心中另有高攀。尽管这样，戴维斯仍抱着希望，他争辩说，在情报机关内部找对象总是保险的，不会被认为是危及安全的事。卡斯尔知道戴维斯在深深地爱着辛西娅，他竭力主张一生只结一次婚，并且具有孤独男子那种防御性的幽默感。有一次，卡斯尔到戴维斯的住处去看望他，他住在离克拉里奇斯不远的一家古玩商店旁边的西区一号，与环境保护部的两个人合用一套房



间。

“您应该再走进来一点，”戴维斯在起居室里对卡斯尔说。起居室里十分杂乱，各种有趣的杂志（《政治家》、《阁楼》、《自然界》等）横七竖八地丢在沙发上，别人聚会用过的杯子堆放在角落里，等着收拾房间的女佣人来取走。

“你很清楚，他们给我们的薪水是多少，”卡斯尔说，“并且我是个结了婚的人。”

“您结婚是个严重的判断错误。”

“对我来说并不错，”卡斯尔说，“我爱我妻子。”

“当然还有那个小杂种。”戴维斯继续说道，“我可供养不起孩子，也喝不起葡萄酒。”

“但我恰好喜欢那个小家伙。”

卡斯尔正要走下皮卡迪利大楼的四层石头台阶时，看门人对他说：“先生，汤姆林森准将想见您。”

“汤姆林森准将？”

“是的。他在A 3 房间。”

卡斯尔只和汤姆林森准将见过一次面，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究竟多少年，卡斯尔已无心计算了，反正就在他被任命情报员的那一天——就是他在政府保密法<sup>①</sup>上签名的那一天。如果称得上是个官员的话，那时这位准将只不过是

---

<sup>①</sup>政府保密法：这是英国为了保护政府的机密而制定的一项极严格的法律。现行保密法是一九一一年通过的。该法规定，任何人在没有得到政府的特别允许的情况下泄露国家机密，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译注

个职位很低的小官，现在他只记得这位准将那时留着小黑胡子，他的小黑胡子就象一个叫不出名的能飞的动物一样在一张白白的吸墨水纸的上方飞翔。白纸上空无一字，这大概是为了安全的原故吧。卡斯尔在上边的签字成了这张洁白纸上唯一的瑕疵。卡斯尔断定，这一页后来肯定被撕下来送进了焚化炉。因为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德雷福斯案早已证明废纸篓带来的危险。

“先生，汤姆林森准将在楼下靠左边。”正当卡斯尔要走错路时，看门人这样提醒他。

“请进，请进，卡斯尔！”汤姆林森准将招呼道。他的小黑胡子现在已变得与吸墨水纸一样白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他的双排钮扣的背心下面凸起一个微圆的大肚子，只有他的军衔依然令人可疑。没人知道他过去究竟属于哪个军团，或许那个军团根本就不存在。住在这个楼里的人的军衔都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他们的军衔可能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掩护。他说：“我想你不认识戴恩特里上校吧。”

“不认识……您好，戴恩特里上校。”

戴恩特里尽管穿着一身整洁的黑礼服，长着瘦削的长脸，但与戴维斯相比，他给人的印象则是更象一个名副其实的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如果说戴维斯让人一眼看上去好象是个赛马场上打赌的能手，那么戴恩特里则肯定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在豪华的私人猎场上，或者在专打松鸡的猎场上的狩猎行家。卡斯尔善于极迅速地构画出他的同事的相貌特征，有时候，他甚至真的把这些人的肖像画在纸上。

“我想我认识您在科普斯的一个表弟。”戴恩特里说。他说话时态度十分可亲，但看上去有点着急，或许他得在金

斯克罗斯车站赶乘往北去的火车。

“戴恩特里上校是我们的新任官——一把‘新扫帚’，”汤姆林森准将解释说。卡斯尔发觉，戴恩特里听到这一描述时缩了缩身子。“他已接替梅尔地思负责安全工作。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梅尔地思。”

“我想您指的是我的表弟罗杰吧。”卡斯尔对戴恩特里说，“我多年没见到他了。他在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考试中名列第一。我记得他现在是在财政部工作。”

“我已经把这里的建制情况向戴恩特里介绍过了。”汤姆林森自己继续唠叨着。

“我学的是法律，成绩不好，弄了个第二名。”戴恩特里说，“我记得您学的是历史吧？”

“对，成绩很差，是第三名。”

“在牛津大学？”

“是的。”

“我已经向戴恩特里上校说清楚了，”汤姆林森准将又说，“在第六处A科里只有你和戴维斯处理绝密电文。”

“如果您认为我们科里有什么绝密的话，当然了，沃森也经手这些绝密电文。”

“戴维斯——他是雷丁大学的毕业生吧？”戴恩特里略带轻蔑的口吻问道。

“看来您已作了调查。”

“事实上，我刚才和戴维斯谈了谈。”

“这么说，他刚才吃午饭多用了十分钟就是这个原因了？”

戴恩特里微微一笑。这一动作好象是在重新撕开一条令

d

人疼痛的伤口，他那两片红红的嘴唇好不容易才在嘴角分开。“刚才我向戴维斯了解了您的情况。所以，现在向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这是一次公开的审查，务请谅解。我这把‘新扫帚’得遵守规矩。”他这个比喻把他自己也搞糊涂了，于是又补充说，“我得按常规办事，尽管我对你们俩都非常信任。顺便问一下，他事先是不是已经告诉您了？”

“没有。可是，为什么要相信我呢？我们可能订了攻守同盟。”

伤口又一次裂开了点缝，但马上又合上了。

“我断定他在政治上有点左，是这样吗？”

“他是工党党员，我想他自己已经告诉您了。”

“当然了，这并没有什么错。”戴恩特里说，“你是……？”

“我是无党派人士，这一点我想戴维斯已告诉您了。”

“但是，我想，有时候您也参加选举吧？”

“战后我一次也没参加过。现在争论的问题常常有点狭隘。往往只是涉及地方范围的利益。”

“这倒是个有趣的观点。”戴恩特里不同意地说。卡斯尔发现他刚才所说的话是个判断上的错误。但是，除非在十分重要的场合下，他总是喜欢说真话。真话经得起审查。戴恩特里看了看表说：“我不久留您了。我得到金斯克罗斯车站赶火车。”

“去度一个狩猎的周末吗？”

“是的。您怎么知道的？”

“凭直观。”卡斯尔说。他对自己的回答又一次感到特别后悔。凡事不露锋芒总是比较安全的。随着岁月的流失，他越来越想自己能够完全表里如一，但这只不过是白日作

梦，就象一个局外人梦想在伦敦大板球场上创造一个打满百分的戏剧般的奇迹一样。虽然如此，卡斯尔却一年比一年更加经常地做着这样的梦。

“您是注意到了我放在门口的枪套了吧？”

“是的。”卡斯尔说。戴恩特里提到枪套时卡斯尔才注意到，于是又说，“那个就是线索。”看来戴恩特里已消除了疑虑，卡斯尔很高兴。

戴恩特里又解释说：“您知道，这样做绝不是对个人怎么样，纯粹是一次例行检查。这里的规定太多了，有时候难免有所忽视，人就是这样，譬如说吧，规定不准将材料带出办公室……”

他下意识地瞥了一下卡斯尔的公文包。一个军官或者一个有涵养的人在这种场合会大大方方地开个玩笑，立即把公文包打开让别人检查。但是，卡斯尔既不是军官，也从未把自己归入高贵人之列，他想看看这把“新扫帚”到底会有多大威力。于是他说：“我不是回家，我是去吃午饭。”

“您不介意吧，你……？”戴恩特里伸手去拿卡斯尔的那个公文包。“刚才我也要求这样检查戴维斯。”

“刚才我看见戴维斯没带公文包。”卡斯尔说。

由于出了纰漏，戴恩特里的脸刹地红了。卡斯尔相信，如果在打猎中射中了他的助手而不是猎物，戴恩特里肯定会感到同样尴尬。于是他赶忙说：“啊，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小伙子，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是沃森吗？”汤姆林森准将在旁插嘴说。

“对。是沃森。”

“这么说，我们的科长您也检查了？”

“只是顺便查查。”

卡斯尔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伯克哈姆斯特德报》。

“这是什么？”戴恩特里问。

“我家乡的地方报纸。我准备吃午饭时看看。”

“啊，这当然很好。我忘了，您住得很远，是否感到有点不方便？”

“坐火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我需要有个住宅再加个花园。我有个孩子——您知道，还有条狗，在一套房间里没法安置他们，更说不上住得舒服了。”

“我发现您在读《克莱丽莎·哈娄》，喜欢吗？”

“是的，倒还喜欢。可是这本书还有四卷呢！”

“这是什么？”

“一张需要记住的东西的名单。”

“记住？”

“我的购物单。”卡斯尔解释说。一张纸上印着他家的地址：金斯路129号。在这下边写的是：“两盒马尔特斯、半磅伯爵灰染料、奶酪——温斯雷代尔牌？或者双格鲁塞斯特牌？耶德雷牌洗剂。”

“马尔特斯是什么玩艺儿？”

“一种巧克力。您应该买点尝尝，味道很好。在我看来，比基特·凯特牌强多了。”

戴恩特里说：“您认为把这种东西送给我的女主人可以吗？我想给她带点新鲜东西。”他看了看手表，“或许我可以让看门的去买，时间还来得及。您在哪儿买的？”

“在斯特兰街ABC可以买到。”

“ABC是什么？”戴恩特里问。

“就是充气面包公司。”

“充气面包……到底是……？好吧，没时间深究这个了。你保险那些叫什么特斯的东西能行吗？”

“当然行。不过各人的口味不同。”

“福特纳姆食品店离这儿很近。”

“在那儿买不到。这种巧克力特别便宜。”

“我不愿意让人家认为我很小气。”

“那就多买点。对看门的说买它三磅。”

“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劳驾您出去时直接告诉他吧。”

“这么说对我的检查结束了吗？”

“嗯，是的，是的。刚才我已对您说过了，这纯粹是一种形式，卡斯尔。”

“祝您打猎顺利。”

“谢谢。”

卡斯尔把口信带给了看门人。看门人问：“他是说买三磅吗？”

“是的。”

“买三磅马尔特斯？！”

“是的。”

“我能开辆搬运车去吗？”

看门人向一个正在看有半裸体女人画的杂志的助手招呼道：“给戴恩特里上校买三磅马尔特斯！”

那个人稍微合计了一下说：“三磅可以买一百二十来盒！”

“不，不。”卡斯尔说，“那种东西还不至于这样不值

钱。我想他指的是买三磅重的马尔特斯。”

卡斯尔留下他们在那里计算，自己便向他常去的饭馆走去。当他到达那里时，比往常已迟了十五分钟，他经常坐的那个位子已被别人占了。他赶紧连吃带喝，算了一下，大约弥补回来三分钟。然后，他在圣·詹姆斯阿卡德街一家药店里买了耶德雷牌洗剂，在杰克逊商店买了伯爵灰染料，而且为了节省时间还在这儿买了双格鲁塞斯特牌奶酪——虽然他常常是到杰米大街奶酪店里去买奶酪。他想到充气面包公司去买马尔特斯，可是等他到了那里时，货全卖光了。商店的售货员对他说，没有想到，现在这种货的销路特别好。没办法，他只好买基特·凯特糖。当他回到办公室见到戴维斯时，只是比往常晚了三分钟。

“你可没对我说他们要进行检查。”卡斯尔说。

“要求我严格保密。他们抓到您什么辫子了吗？”

“没抓住什么。”

“他可抓住我了。他问我雨衣兜里装的是是什么。我把从59800那里来的报告带去了，想在吃午饭时再看一遍。”

“他说什么了？”

“他只警告我一下就让过关了。他说，定的制度必须执行。你看那个布莱克<sup>①</sup>（不知他到底为什么逃跑了）四十年不用交所得税，不用动脑筋，不用尽义务。逃跑后他倒干净，而我们现在却倒了霉。”

---

<sup>①</sup>布莱克（Blake）：英国外交官，被苏联发展成双重间谍，打入英国情报部门。后来被英国破获，判处四十二年徒刑，但是却越狱逃到了苏联。——译注



“戴恩特里上校为人很好，”卡斯尔说，“他认识我一个在科普斯的表弟，有这么点关系就大不一样。”

## 第二章

卡斯尔常常赶六点三十五分从尤斯顿开过来的火车，这样在七点十二分他便能准时到达伯克哈姆斯特德。卡斯尔的自行车在火车站存放着，——因为他与这里的检票员已有多年的交情，所以他常常把自行车交给那个检票员看管。因此，卡斯尔下了火车便有自行车等着他。为了锻炼身体，卡斯尔往往骑车绕远道回家——跨过运河大桥，经过图多尔学校，进入高街，经过用灰色的燧石砌的、上面有十字军头盔图案的教堂，然后爬上蔡尔特斯大坡，向他在金斯路的小小住宅奔去。他的房子只有一侧与比邻相连。如果事先不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般总是七点半就回到家了，刚好还来得及向他的儿子道声晚安，也可以在八点吃晚饭之前喝上两杯威士忌。

从事不寻常职业的人，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件极平常的事物都对他具有不平凡的价值。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卡斯尔从南非回来以后选择了回到他的故乡来居住的原因。这里有他熟悉的在垂柳之下潺缓而流的运河；有他曾经上过的学校；还有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城堡的遗迹。据说，法国约翰王子曾想攫取这座城堡，但未成功。传说，文学大师乔叟<sup>①</sup>，或

---

<sup>①</sup>乔叟 (Geoffrey Chaucer, 约1340—1400)，英国著名诗人。——译注